

孟子

皇家
读本

张居正讲评
《孟子》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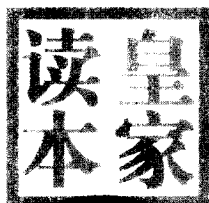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孟子

张居正讲评

《孟子》
下

陈生玺 主编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居正讲评《孟子》皇家读本/陈生玺等编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088 - 3

I. 张... II. 陈... III. ①儒家②孟子—通俗读物 IV. B222.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2572 号

策 划 张晓敏
责任编辑 陈翔燕
装帧设计 姜 明

**张居正讲评《孟子》皇家读本
(全二册)**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出版人 张晓敏

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× 1070 1/16 印张 30.25 字数 540 000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6 000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088 - 3/B · 91

定价: 4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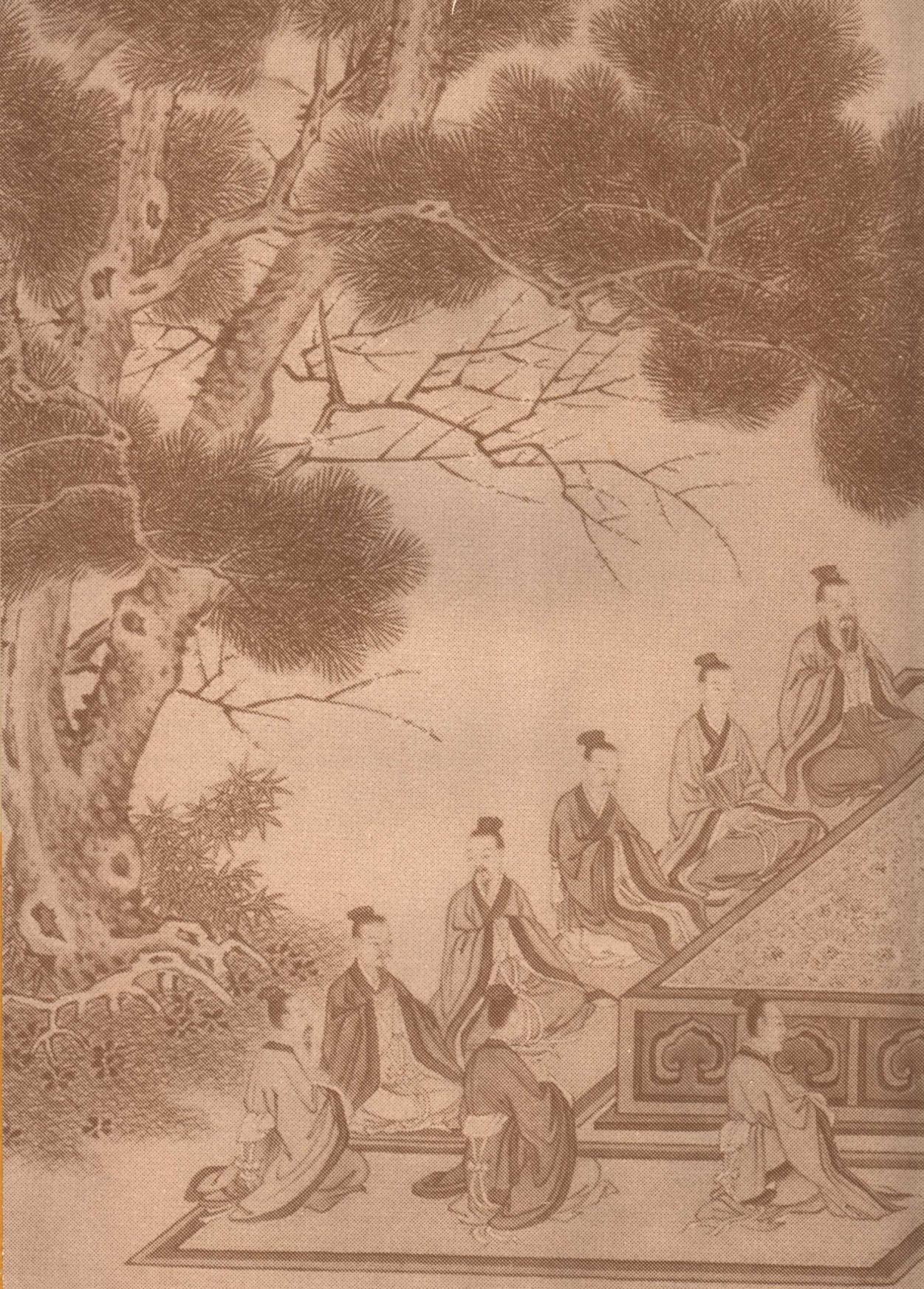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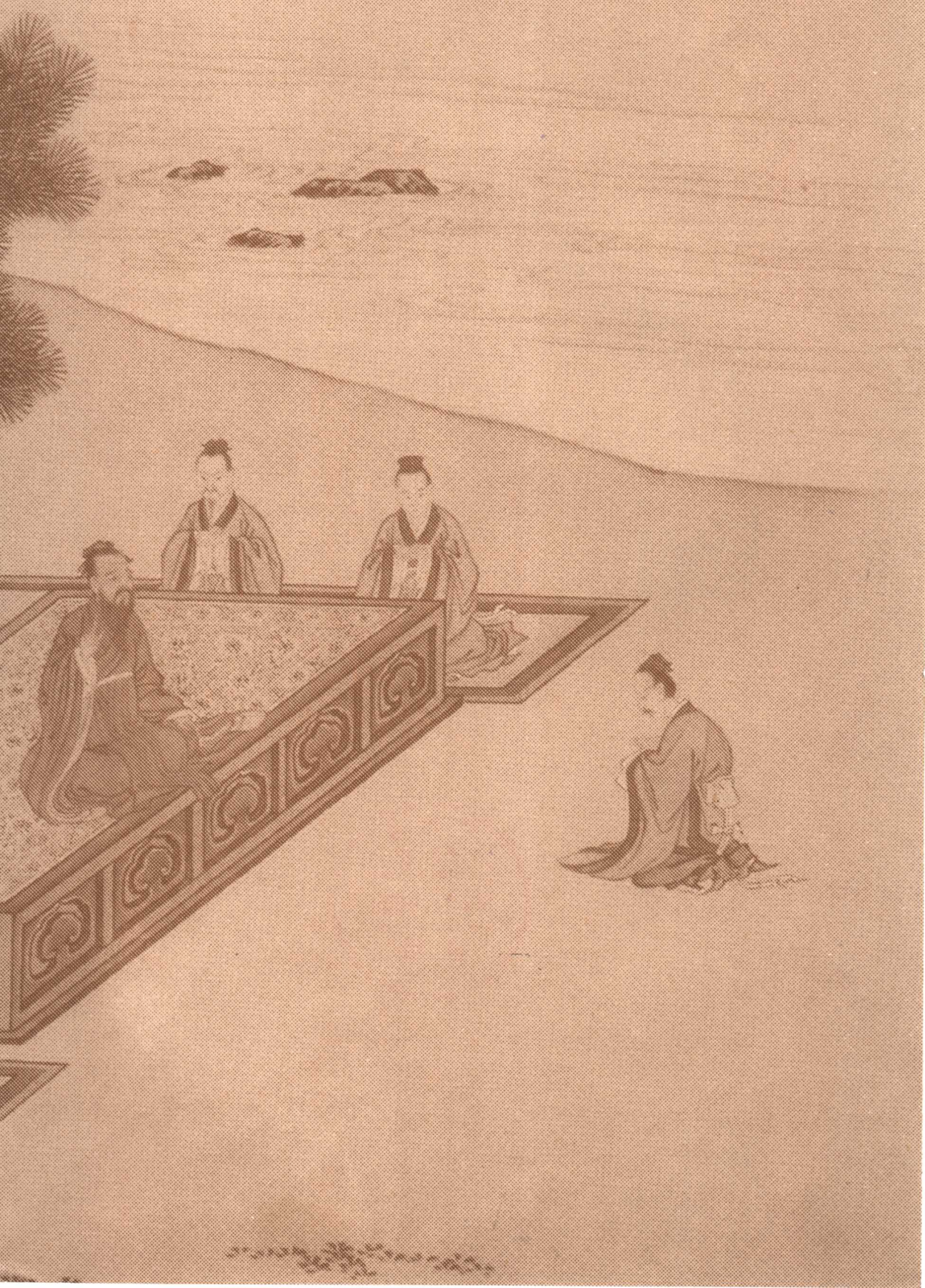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电话:021—65412745

陈生玺

本书主编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著有《明清易代史独见》、《清史研究概说》(合著)等，
主编有《张居正讲评〈资治通鉴〉皇家读本》等。





目 录

序

绪言

上 册

孟子卷一…………… 1

梁惠王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1

孟子卷二…………… 28

梁惠王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28

孟子卷三…………… 61

公孙丑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61

孟子卷四…………… 96

公孙丑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96

孟子卷五…………… 125

滕文公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125

孟子卷六…………… 155

滕文公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155

孟子卷七…………… 183

离娄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183

孟子卷八…………… 222

离娄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222

下 册

孟子卷九…………… 259

万章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259

孟子卷十…………… 291

万章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291

孟子卷十一…………… 321

告子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321

孟子卷十二…………… 355

告子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355

孟子卷十三…………… 389

尽心章句上…………… 389

孟子卷十四…………… 434

尽心章句下…………… 434

孟子卷九

万章章句上

原文 万章问曰：“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，何为其号泣也。”孟子曰：“怨慕也。”

今译 万章问道：“舜到田地里去，向着天一面诉苦，一面哭泣，为什么他这样哭诉呢？”孟子说：“由于对父母既怨恨，又怀恋呐！”

张居正讲评 万章，是孟子的门人。天虽至高而仁，覆罔下所以叫做旻天。万章问说：“古称大孝莫如虞舜，然闻舜耕历山的时节，每往到田间便呼旻天而号泣。夫人情必至于抑郁无聊，莫可控诉，乃有号泣而呼天者。舜虽不得乎亲，岂没有感格的道理，却只这等号泣，何为其然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孝子之事亲，幸而安常处顺，固是天伦之至乐，然不幸而偶值其变，则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。盖凡人有所图为而不得，则怨生；有所怀恋而不舍，则慕生。舜惟不得于父母，其怨艾之深，思慕之切，不可解于其心，是以呼天号泣，以自鸣其悲愁困苦之意，此圣人处人伦之变，不得已而然者也。然舜之怨在于己，慕在于亲，但求所以顺乎父母，非怨父母也。万章恶足以知之。”

原文 万章曰：“‘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’。然则舜怨乎？”曰：“长息问于公明高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；号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’公明高曰：‘是非尔所知也。’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怨：我竭力耕田，共为子职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哉？”

今译 万章说：“‘父母喜欢自己，虽然高兴但却不能忘记自己做儿子的责任；父母讨厌自己，心里忧愁但却不敢埋怨父母。’那么舜埋怨父母吗？”孟子说：“长息曾经向公明高请教说：‘舜到田里去种地，这个我已经听说并理解了；可是他

向秋日天空大声哭诉，又呼喊父母，这个我就无法理解了。’公明高说：‘这不是你能够理解得了的呀。’公明高认为，作为一个孝子，不应该这样无所谓对待；我只要尽力耕种好自己的田，恭恭敬敬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就可以了，至于父母喜不喜欢我，那对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张居正讲评

长息、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。愬，是无愁的模样。共字，即是供字。万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，又问说：“吾闻人子事亲，见父母爱他便欢忻喜乐，常存于心而不忘。就是父母恶他，加以劳苦之事，也起敬起孝，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，这才是孝子。若以号泣旻天为怨慕，则舜之于亲犹不免有所怨乎！”孟子晓之说道：“圣人的心事，古人亦有疑而未达者。昔长息问于公明高说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已知之，若号泣于旻天，于父母却不知何意。’公明高答说：‘孝莫大于虞舜，其心自有独苦而难言者，是非尔之所知也。’吾推公明高未发之意，以为子之于亲，本有不可解之天性，而适当其变，则自有不容己之真情。若但愬然无愁，略不动意，薄亦甚矣！曾谓孝子而若是乎！吾想舜之存心，只说人子事亲，须要得亲之爱，我今竭力耕田，不过供子职之常事而已。今父母之不爱我，必是孝道有亏，诚意未至，不知我有何罪以至于此，求之而不得其故，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号泣也。我所谓怨慕者，盖怨己之不得乎亲而思慕耳，岂怨父母哉。”《书经》上说：“负罪引慝，夔夔齐栗。”正是此意，惟其责己之诚，敬亲之至，所以终能感格亲心，而成万世之大孝也。

原文 “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事舜于畎亩之中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，为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”

今译 “帝尧命其九子二女及朝廷百官备好牛羊粮食等物，到大舜耕作的田野去事奉他，天下士人很多都来归顺他，帝尧因此将整个天下都让给舜，可是舜却以不能取悦于父母，就好像是个穷困而没有归宿的人一样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帝，是帝尧。胥字，解做皆字。迁，是移此与彼。胥天下而迁之，是把天下尽皆与之，即禅之以帝位也。孟子说：“舜之怨慕岂但躬耕历山之时为然，当四岳咸荐之初，玄德升闻之日，帝尧将历试诸艰，乃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以观其治外何如。二女妻之，以观其治内何如。凡百官有司牛羊仓廩莫不备具，此时舜在畎亩之中，特一耕稼之夫耳。帝尧这等奉事他，其际遇之非常如此。那时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来归舜，始而所居成聚，继

而成邑、成都，其人心之归服如此。帝尧见舜果有圣德，将欲尽天下而移以与之，使践天子之位，其帝心之简在又如此。夫舜以匹夫之微，一旦而享富贵尊荣之极，宜何如其为乐者，乃为不得顺于父母之故，其戚戚皇皇就如穷人无所归的一般。”盖以不得于亲，不可以为人，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，既不可以为人子，则此身无所依归，与穷人何异，其怨慕迫切之情，真有不解者矣。

原文 “天下之士悦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；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；贵，人之所欲，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。人悦之、好色、富贵，无足以解忧者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”

今译 “天下的士人都喜爱他，是谁都愿意的，却不足以消除忧郁；美丽的女色，是谁都喜爱的，娶了帝尧二女，却不足以消除忧郁；财富，是谁都希望获得的，富而至于占有天下，却不足以消除忧郁；尊贵，是谁都希望得到的，尊贵而至于做了君主，却不足以消除忧郁。大家都喜爱他，美丽的姑娘、财富和尊贵都不足以消除忧郁，只有得着父母的欢悦才可以消除忧郁！”

张居正讲评

孟子承上文说：“舜起畎亩之中，而处富贵尊荣之极，乃其怨慕迫切如穷人之无归者，何哉？盖视亲为重。则视外物为轻，见可忧之在此，则不见可欲之在彼耳！夫天下之士悦而就之，是人之所欲也，舜乃视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忧。好色是人之所欲，舜以帝尧二女为妻，其荣至矣，而亦不足以解忧。富，是人之所欲，舜有天下之大，其富极矣，而亦不足以解忧。贵，是人之所欲，舜居天子之位，其贵无以加矣，而亦不足以解忧。夫天下之人悦我，美色事我，至富至贵加我，都无足以解其忧者，则必何如而后可以自解乎？”看他心心念念只要顺着父母，感之以诚，使精神流通，无一毫间隔，谕之以道，使志意融洽，无一毫违忤，这等的才无愧于为人子，而后怨已慕亲之念庶几可以尽释耳。夫父母未顺则中心无可解之忧，父母既顺则天下无可加之乐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。此圣人纯孝之心，非孟子其孰能知之。

原文 “人少，则慕父母；知好色，则慕少艾^①；有妻子，则慕妻子；仕则慕君，不得于君则热中。大孝终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 少艾：年轻貌美的女人。

今译 “人在幼小时，就怀恋父母；懂得喜欢女子，就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；娶了妻子，就迷恋妻子；做了官就专心讨好君主，得不到君主欢心就心里焦躁厌烦；只有最孝顺的人才会终身怀恋父母。五十岁仍怀恋父母的，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。”

张居正讲

艾，是美好。热中，是躁急心热。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，又申赞之说道：“舜之心，不见外物之可欲，而惟知父母之当顺，其为大孝，是岂常人之所能及哉！大凡人生少时情窦未开，其良知良能，止知道慕着父母，依依恋恋不忍相离，这点纯一无伪之心，不为他念所夺，此天性之本然也。及稍长而知好色，即移其慕于少艾，而此心为情欲所诱矣。及既壮而有室家，即移其慕于妻子，而此心为室家所累矣。及出而求仕，即移其慕于事君，或不得于君而遭际不偶，便躁急心热，汲汲求用，而此心又溺于功名得失之际矣。夫人情之常，因物有迁如此。必是大孝的人，自少至老，终身只慕父母，那孩提爱亲的本心，始终如一。情欲不能为之牵，穷达不能为之变，此孝之所以为大，而超出乎寻常万万也。我观于古，惟大舜为然，盖舜自征庸之后，摄政之时，年已五十矣，而克谐以孝，爱慕其亲，犹如一日，所谓大孝终身慕父母，非舜其谁与归哉！”是可见耕田以供子职非难也，惟身处富贵而不异畎亩之中，则穷达一致，所以为难。少年而慕父母非难也。惟年至衰老而不异幼冲之日，则始终一节，所以为难。古今帝王独称舜为大孝，正以其能为人之所难耳。欲尽天子之孝者，当以虞舜为法。

原文 万章问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’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如告，则废人之大伦，以忤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”

今译 万章问道：“《诗经》说过：‘迎娶妻子应该怎么做？一定要事先告诉父母。’相信这古训的，该没有人比得过大舜吧！可是舜自己却没告诉父母就娶了妻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孟子答道：“如告诉父母就娶不成妻了。男女婚嫁，是人生重大的伦常关系；如先告诉那将会使这伦常关系被废弃[断绝后代]，结果又会让父母怨恨，所以就不告诉父母了。”

张居正讲

忤，是仇怨。万章问于孟子说：“婚娶人道之常，然未有不禀命于父母者。《诗·国风·南山》之篇有云：‘娶妻(当)如之何？必告(于)父母。’而后敢娶。诚如《诗》之所言，能尽人子之礼而不失者，当莫

如大舜矣。舜乃不告父母，而娶帝尧之二女，似与诗之所言，大相违背，此何说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告而后娶，婚礼之常。舜之所处人伦之变。盖舜父母顽嚚(yín)，每有害舜之心。若禀命而娶，必不听从，竟至于不得娶矣。而不娶则岂可哉！盖男女屋室，上以承祖考之统，下以衍嗣续之传，乃人之大伦也。若告而不得娶，既违室家之顾，废人之大伦，又伤父母之心，致亲之仇怨。舜之处此，诚有大不得已者，于是酌量于伦理两难之地，与其告而废伦，陷身于不孝之大，宁不告而废礼，犹可以全父子之恩，此所以不告而娶也。”盖事处其变，不得不通之以权耳！岂可以禀命之常礼而概律之哉！

原文 万章曰：“舜之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，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帝亦知告，焉则不得妻也。”

今译 万章又说：“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子，这个道理我已理解了；那帝尧嫁女给舜也不告诉舜的父母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孟子说：“帝尧也知道如果告诉他父母，那就嫁不成女儿了。”

张居正讲评 帝，指尧说，以女为人妻，叫做妻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舜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夫子之命，而知其为通变之权矣。当时帝尧以女妻舜，据人情之常，亦当告于舜之父母而使之知。乃亦不告而妻舜，是何意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欲妻其子，宜通言于其父，帝尧岂不知此，但舜之亲既有害舜之心，则妻以二女，必其心之所不欲也，使帝告而后妻，顽如瞽瞍，虽不敢以臣而抗君，将必以父而制子。那时舜既不敢逆亲之命，尧亦不能强舜之从，竟至于不得妻矣！尧知其事必至于此，故可妻则妻，以君上之法治之，不必问其亲之知与不知耳！此所以不告而妻也，亦岂可以常礼概律之哉！”

原文 万章曰：“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阶，瞽瞍焚廩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掩之。象曰：‘谗盖都君咸我绩，牛羊父母，仓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箝朕，二嫂使治朕栖。’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。象曰：‘郁陶思君尔。’忸怩。舜曰：‘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’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？”曰：“奚而不知也？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。”

今译 万章又问道：“他父母要舜去修理粮仓，他一上屋母亲就搬走梯子，父亲

就放火烧仓。又叫他淘水井，父亲先出，就用土填塞水井。舜的兄弟象说：‘出主意弄死舜都是我的功劳，牛羊归父母，粮仓库廩归父母，兵器归我，琴归我，张弓归我，二位嫂嫂替我整理床席。’象往舜的住房走去，舜正坐在床上弹琴。象说：‘我思念你呀！’显出难堪的样子。舜说：‘我思念着这些臣属和百姓，你就帮助我管理吧！’不知舜当时是否知道象原来是想谋害自己的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象忧愁，他也忧愁；象高兴，他也高兴。”

张居正
讲 译

完，是泥补。廩，是仓房。阶，是梯。掩，是盖。象，是舜异母弟。舜所居三年成都，故叫做都君。绩，是功。张，是雕弓。栖，是床。郁陶，是忧思郁结。忸怩，是羞愧之色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舜处父母之变，固子道之所难，乃其处兄弟之间，亦有非常情可测者。闻说舜之父母，偏爱少子，听象之言，每每设计害舜。一日使舜涂治仓廩，待其外屋，瞽瞍却从下面撤去梯子。纵火焚之。舜将两个斗笠自捍其身而下，幸得不死。又一日使舜掘井，舜防其害己，旁凿一穴，暗地走出，瞽瞍不知，乃下土掩盖其井。象只道舜已毙井中，自谓得计，乃夸说，今日谋盖都君于井中，皆我之功，凡都君所有之物，我当与父母共之，若牛羊、若仓廩皆以归之父母；若干戈、若琴、若张，我自用之，二嫂娥皇、女英则使治我寝卧之榻。遂往入舜宫，欲分取所有，不意舜已先至其宫，在床鼓琴。象既见舜，无词可解，乃假意说弟因思兄之甚，气结而不得伸，故来见耳。乃其真情发见，则不觉有忸怩之色焉。此时舜更不嗔怪，却乃喜而谓之说：凡兹百官，我一人不能独理。汝其代予治之。夫怨莫深于杀身，情莫亲于托国，象欲杀舜，舜不以为怨，而反喜之如此。意者不知象之将杀己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家庭之间其事易见，而况焚廩盖井之谋，其迹甚彰，岂以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！但圣人爱弟之心根于天性而不容己，故其待弟之情联若一体而无所间，见象之忧，则己亦惻然而为之忧；见象之喜，则己亦欢然而为之喜。欣戚相关，自无形骸之隔耳。彼以思兄而来，舜亦以其来见而喜，惟知亲就之为聿，而岂暇计及于杀己之事哉？”据万章所问，其事有无虽未可知，而亦忧亦喜两言，大舜爱弟之情宛然如见，非孟子知舜之深，不能如此形容之也。

原文 曰：“然则舜伪喜者与？”曰：“否。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则洋洋焉，悠然而逝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‘孰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彼以爱兄之道来，故诚信而喜

之，奚伪焉？”

今译 万章问：“那么舜是假装高兴的吗？”孟子说：“不是。从前有个人送了一条活鱼给郑国宰相子产，子产派管园子的小吏放入池塘养起来。管园的小吏煮熟吃了，回来报告说：‘刚刚放下去，慢慢悠悠地游；一会儿就摇摆起来，快乐地消逝在水中。’子产说：‘得到应去的地方了！得到应去的地方了！’管园小吏出来，说：‘谁说子产聪明呢？我把鱼煮熟吃了，他说：‘得到应去的地方了！得到应去的地方了！’所以诚实的君子可能被某种合乎情理的方法所欺骗，但不可能被不合道理的欺诈所蒙蔽。象既用敬爱兄长的正当态度而来，舜就诚心实意相信他并感到高兴，这怎么是假装呢？”

张居正
讲评

校人，是主池沼的小吏。圉圉，是困顿未舒的模样。洋洋，是宽纵。悠然，是顺适的意思。方字解做道字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舜既知象之将杀己，在常情必以为深恨矣，舜顾见其来而喜之，或者内疏而外亲，伪喜而非出于诚心者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圣人之心，纯一无伪。舜之待弟岂有伪哉。观子产处校人之事可知矣。昔者有人以生鱼馈郑子产，子产不忍戕其生，使校人畜之于池，校人乃私自烹而食之。假设其词以复命于子产说：方鱼始舍于池中，圉圉然困顿而未舒，少顷则洋洋而放纵，久之遂悠然自得而远逝矣。子产信其言，而幸鱼之得生。乃叹说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而语人说：谁谓子产为智人，彼尝使我畜鱼，我既烹而食之矣，假以放鱼复命，而彼遂信之，乃叹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易欺若此，焉得为智？夫以校人欺子产之事观之。非校人智而子产愚也。校人所饰者，倘有之情；而子产所据者，可信之理。故君子虽明无不察，而或诌以理之所有，则亦间为所欺，虽未尝逆诈，而或昧之以理之所无，则必不为所罔。盖诚以待人，明以烛理，常并行而不悖也。若象执郁陶思君之言，而以爱兄之道来，此正理之所有者，也与校人欺子产之意一般，舜听其爱兄之言，以实心信之，因以实心喜之。此正可欺以其方，与子产之信校人一般。夫何伪之有哉！有伪则不足以为圣人矣。”观于此章之言，可见舜值父子之变，而能尽孝道之常；处兄弟之变而不失友于之爱。天理人情于斯曲尽，此所以为人伦之至，而万世为父子兄弟者所当法也。

原文 万章问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，立为天子则放之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封之也；或曰放焉。”

今译 万章问道：“象每天把谋害舜作为自己的工作，舜登上了天子之位后，只将他流放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孟子说：“实际上是分封赐土；也有人认为是放逐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放，是安置一方，使不得他往的意思。万章问于孟子说：“舜之弟名象者，其心傲狠，日每以杀舜为事，既欲焚之于廩上，又谋盖之于井中，处心积虑，必欲致舜于死而后已。这等的人，以情言，则为必报之深仇；以法言，则为不赦之元恶。舜既立为天子，操生杀之权，即明正其罪，亦不为过。乃仅止于放逐，安置一方，犹得保其首领，何其罚之轻也。”孟子答说：“兄弟者，天性之亲；圣人者，人伦之至。象虽有害兄之意，而舜则不失其爱弟之心。当时处象于有庾者，乃分茅胙土，封建以为一国之君耳。或者不知而谓之放。其实舜之处象原非放也。夫放之且不忍为，而况有重于放者，舜岂为之乎？子乃以常人之情度圣人，亦不知舜之心者矣。”

原文 万章曰：“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杀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庾，有庾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则诛之，在弟则封之？”曰：“仁人之于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亲爱之而已矣。”

今译 万章说：“当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，把驩兜放逐到崇山，把三苗驱赶到三危，把鲧处死在羽山，惩处四个罪犯从而使天下民众悦服，是因为惩处了坏人。象是个非常坏的人却把有庾国封给他。有庾国人有什么罪？仁德的人做事难道应该这样吗？对别人的罪恶就惩处，对自己弟弟的罪恶反加以封赐？”孟子说：“仁德的人对于自己的弟弟，不把愤怒压在胸中，不把怨恨埋在心里，唯有亲近爱护他罢了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流，是遣之远去。共工，是官名。三苗，是国名。驩兜、鲧，俱是人名。幽州、崇山、三危、羽山都是四方极边的去处。有庾，是舜封象的国名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吾闻圣人之治天下，不以私情害公法。当舜之时，若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伯鲧天下之所谓四凶也。舜于共工，则流之幽州；于驩兜，则放之崇山；于三苗，则杀之三危；于伯鲧，则诛之羽山。罪此四人，而天下之人，莫不心悦而诚服。盖为此四人者，皆凶恶不仁，天下之所共恶。舜为天下除害，所以刑当其罪，而人心咸服也。象日以杀兄为事，其凶恶不仁，可谓极矣！即与四凶同罪，何不可之有？乃封于有庾，使之治民，彼既欲杀兄，又何有于百姓！必将大肆残虐，而播恶于一方矣。有庾之民何

罪，而受此荼毒，仁者固如此乎？在他人则用法以诛之，在弟则徇情以封之。不忍割一人之爱，而忍貽百姓之忧。仁人似不若是也。吾窃惑焉。”孟子答说：“处兄弟之际，只当论情，不当论法。舜之封象，是乃仁人之用心也。盖凡人于横逆之加，不胜其怨怒之意，虽或强制于外，而不能不藏宿于中。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，忧喜则与之同，干犯不与之校，虽有可怒可怨之事，随即消释，未尝藏怒而宿怨也。但见其亲之爱之，务尽其友于之情，使相好而无相尤，如是而已矣！若因其仇己而待之无异于常人，是岂仁人处弟之道哉？”

原文 “亲之欲其贵也，爱之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，富贵之也，身为天子，弟为匹夫，可谓亲爱之乎？”

今译 “既然亲近他，就希望他能尊贵；既然喜爱他，就希望他能富足。把有庠国赐给他，就是使他富足尊贵呀！如果自己贵为天子，而弟弟还是平民，那能叫亲近爱护他吗？”

张居正讲

孟子承上文说：“仁人之于弟，固惟知亲之爱之矣。然使尊卑阔绝，则地分相隔，不可以言亲，贫富悬殊，则体恤未周，不可以言爱也。故亲之则欲其贵，使有舜位之崇，爱之则欲其富，使欲有贡赋之奉，然后友于之情始慰耳。舜封象于有庠，则富有一国，贵为诸侯，正所以致其亲爱之意也。若使身为天子，而弟为匹夫，则兄弟之间，一富一贫，一贵一贱，势分日远，而情义日疏，是岂亲爱其弟者乎？然则舜之封象，正仁人之用心也。子乃举四凶之事，而疑封象之非，其亦不达圣人之心矣。”

原文 “敢问或曰放者，何谓也？”曰：“象不得有为于其国，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，故谓之放。岂得暴彼民哉？虽然，欲常常而见之，故源源而来，‘不及贡，以政接于有庠’，此之谓也。”

今译 万章说：“请问，有人说这是流放象，怎么理解呢？”孟子说：“象不能够在自己国家为所欲为，天子另派官吏帮他管理国家，并替他交纳贡品赋税，所以有人叫做放。象还能残害他的百姓吗？尽管如此，舜仍经常想见到他，所以常常召他到京城来，‘不等到纳贡时，就以政事接见有庠国君。’就是指这个意思。”

张居正讲

吏，是官属。源源，是相继不绝的意思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如夫子之言，则舜之封象明矣，或人不谓之封，只谓之放，这是为何？”孟子答说：“舜之待弟，不独有亲爱之心，而尤有善处之术，但其用意深

远，或人未能测识耳。盖象虽封为有庠之君，然不能专擅行事，有所作为。其国中的政务，则天子自命官属为之代理，但使百姓每出办赋税，以供其费用而已，此则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，享国之利，而不治其民，却似安置他的模样，故或人误以为放耳。汝谓有庠之民无罪而遭象之虐，这等看来，象虽不仁，动有所制，岂能肆虐于无辜之民哉。舜之待弟，其不以恩掩义如此。然舜虽若制之，而实所以爱之。其意以为，若使象治民理事，则守土之臣不得擅离，兄弟之情，不得浹洽，其心有不能自己者，惟其念弟之切，欲常常而见之，故不烦以民事，不限以常期，使得源源而来，可以不时相接耳。古书之辞有云：舜不待及诸侯朝贡之期，而以政事接见于有庠之君，正此源源而来之谓也。”舜之待弟，其不以义断恩又如此。可见圣人以公心治天下，未尝以爱弟之故，示人以私。以厚道教天下，亦未尝以傲弟之故自处于薄，所谓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若汉景帝之于梁王，郑庄公之于叔假，始则纵之太过，终则治之太急，其于仁义，胥失之矣，欲尽伦者，宜以大舜为法。

原文 咸丘蒙问曰：“语云：‘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’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！岌岌乎！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”孟子曰：“否。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。”

今译 咸丘蒙问孟子说：“俗话说：‘品德高尚的士人，君主不能将他当作臣子对待，父亲不能将他作为儿子对待。’舜南面坐天子位，尧带领天下诸侯北向朝见他，瞽瞍也北向朝见他。当舜看见瞽瞍时，表情显得不安。孔子评论说：‘在这个时候，天下真是非常危险呐！’不知孔子这话确实这样讲的吗？”孟子说：“不是。这不是君子的话，而是齐东地方无知无识的人的传说。”

张居正讲

咸丘蒙，是孟子弟子。语，是古语。蹙，是蹙蹙不安。岌岌，是危殆的意思。齐东，是齐国东鄙荒陋之处。咸丘蒙问于孟子说：“尝闻古语相传有云，天下有非常之人，则必有非常之事。故君父之伦，以之加于常人，则有定分。若夫盛德之士，虽至尊如君，苟无其德，不得而以之为臣。至亲如父，苟无其德，不得而以之为子。大舜惟有圣人之德，一旦居天子之位，南面而立，尧虽为君，不得不帅诸侯北面而朝之。瞽瞍虽为其父，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。那时舜虽安于臣尧，而不能不动心于臣父。望见瞽瞍朝己，其容貌甚是蹙蹙。盖有不能自安者。孔子有感于此事，因叹息